

海上风物

与水有缘

■陈茂生文

我“报出生”在虹口区天水路的一条弄堂；如今的家，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终日驳船穿梭往来的川杨河，岁月匆匆都与水有缘。

天水，甘肃省东南部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，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。据说秦末汉初，当地干旱民不聊生。忽然一夜狂风呼啸，雷电交加，一道金光闪耀，大地裂开一条大缝，天上河水倾泻注入其中，形成一湖名“天水湖”且“春不涸，夏不溢，四季澄然。”汉武帝因此准设“天水郡”。

或就验证如此传说。幼年时，天水路一带“做大水”几成常态，尤其夏季，每当乌云初显、雷声刚起，经验老道的爷爷叔老阿爷就会精准预测：“今朝又要水漫金山了。”于是住底层客堂间、灶披间的全家动员往高处搬东西。在一片风声雨声雷声里，前后左右各色泥水、污水从明沟暗沟里无声无息地漫上来，看似速度不快却不可阻挡，心烦意乱的众人忙不迭用面盆、簸箕“拷浜”与之抗衡，其实仅心理安慰而已。

有些率先拥有电冰箱、洗衣机的家庭，生活当然便利但搬不动、泡不起所以更麻烦。潮水褪去后，墙角、桌腿、衣柜门……都留下明显的渍浸痕迹，此时若云散天晴只要有一丝阳光，各家抓紧晾晒“照一照也好的”。狭窄弄堂，顿时挂满“万国旗”，蔚为壮观。

当年，条条弄堂如此，成沪上一景。楼上当中学老师的邻居给女儿“现场教学”：“这叫‘水过留痕’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不过经历一系列弄堂“抗洪救灾”后，每遇语文考试要用“水过留痕”“水漫金山”造句，一个个鲜活案例轻松赢得满分。

以后几次搬家，遂成三林镇川杨河畔“枕河人家”。当年为让35万亩农田旱涝保收、300吨驳船双向畅行，耗时一年余、人挑肩扛凿

成28公里长的人工河，如今两岸建起亭台楼阁、绿化步道，早晚间有慢跑散步垂钓，还有靠岸系泊的船主一家围坐小酌，好一幅灵动“川杨上河图”。有时与外地朋友显摆“住在黄浦江东面的浦东”，有人问：为何不叫“江东”？却是一时语塞。

曾向土生土长的“老法师”请教相关历史文化遗产。很多年前，三林路上有一座建于1158年的“南积善教寺”，寺院前有铭刻南宋高子凤撰文的碑石，其中有：“西林去邑不十里，东越黄浦又东而汇北，其南抵周浦皆不及半舍，寺之在周浦者曰永定，在黄浦者曰宁国，而西林居其中，盖所谓江浦之聚也。”古人对水流方向、大小各有称谓，东西流向为“塘”、南北流向为“浦”。南宋时吴淞江两岸260余条水流中，“黄浦”就为其中一条，“浦东”之称与之密不可分；由南向北的“浦”曲折拐弯千百年，也让浦东、浦西之谓溱于民间。明永乐年间1403年，专注水利的诸生叶宗行治理太湖水系，加深拓宽“黄浦”实现“江浦合流”，消水患兴航运功在当代，直通大海的那一大股水就定名“黄浦江”。

“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”《道德经》中这段是说：世上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，但都不能替代水去攻坚克难。水泽万物也一定“水过留痕”，只要留心，身边处处皆有“水”的痕迹。

择水而居，人之天性。沙泾港，与天水路相交的一条小河，衍生了泾东路、沙泾港路、沙泾路等“泾”族小路。如今已是繁华市中心的方浜中路、肇嘉浜路、陆家浜路、东湖路、董家渡路、杨树浦路、打浦路、乍浦路、漕溪北路、漕宝路、淡水路……稍加琢磨就能感觉昔日小桥人家中低吟的渔舟唱晚，茂密竹林里教书先生抑扬顿挫的水调歌头，尽管年代久远，依然隐藏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。如此百回千转，终源自与水的缘份，这些“痕”存作记忆、勒石为史、发酵成传说。



婆娑 ■王歆瑜

意犹未尽

晨曲

■贾瑞东文

清晨没想走远，就在小区里逛逛，到处是景，不用远脚去专门觅胜。往哪走也没意向，心情格外闲散，听脚的吧，让它自由发挥。

天空没有一丝云，太阳早早出来了，直照无碍。小区里树很多，高高矮矮尽是，但叶不多，正好，阳光洒下来到处亮亮的，尤其是黄的叶子，无论树上或地上都格外醒目。它们吸引阳光又反射阳光，似乎将阳光做了一番加工打磨，光芒中没有丁点儿锈

迹，叶子似乎也磨薄了，透光性能好，在树上像彩灯像旗帜，在地上像铜钱像金箔。

地上全是叶，无章无序，似乎很乱，却乱得自然乱得优美，好像在日光浴，怎么舒坦怎么摆设，随心所欲，放任自流，如同此时的我。

落叶并非一色，凡有的颜色都有，就是丹青圣手也调不出配不全，但黄与红是主流。尽管晒着太阳，因时间尚早，晨露还没消融，挂在树叶的尖上欲滴未滴，滚圆的、椭圆的、扁长的……像悬着的星，像仕女耳垂上的吊坠，像眼角一颗晶晶的泪。地上每一片叶子也都盛着水珠，在阳光下烁烁地闪。

落叶层厚，踩上去发出沙沙碎韵，虽然很轻却听得真切，余音绕园，

这是园中唯一的声音。

不是我起得早，周日，上班族都想睡个懒觉，偌大的园子里独我一。

没有风，忽见叶子急雨般坠落，定睛一搜，仅指头大小的两只鹤儿在枝间觅食，赶赶停停，一声不吭，只是转着灵动的脑袋，闪着如豆的眼睛，翘起细长的小嘴，四处啄索。

我转身继续走我的路，园里再次奏响我用足音为阳光、秋叶和晨露谱写的晨曲。

文苑投稿邮箱：
zfk@yptimes.cn，欢迎投稿

行走杨浦

定海路桥上的遐思

■周彭文文

仲秋的午后，与小区的一群“老复兴岛人”，在定海路桥上盘桓。

桥不大，长不足百米，宽仅十米。经历了百年风雨的钢架铁梁和混凝土桥面，虽刷新了油漆，铺设了沥青，也难掩其坑坑洼洼的累累斑痕，与距离不远的杨浦大桥相比，犹如一个佝偻着身躯的衰老大哥，羡慕着弟弟们的健壮。

这桥一头连着定海路，据说不远处还曾有“定海庙”。“定海”，是人们世代代的梦想，时至今日，人们也只能在宽阔的海边架设“跨海大桥”，在浩瀚的近海面竖起并架，在海底铺设电缆，离“定海”还任重道远。

桥另一头连着复兴岛。“复兴”，是近几百年来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想。复兴之路总是曲折的，一个小小的复兴岛的复兴之路，也不尽平坦。

据说，复兴岛还是“不得已而为之”的产物，是当初疏浚河道的淤泥堆积而成。日寇侵占上海后，两挺机枪、一堆沙袋，就阻断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行走的

脚步，把它变成了城市中心的“火药桶”——军火仓库。

抗战胜利，顺应人民强烈的“复兴”热望，小岛改名为“复兴岛”。但那时的“复兴”，只是停留在纸面上，口头上。真正的复兴，是在它回到人民的手中。

我们伫立桥上，举目，白云飘飘，阳光煦煦；俯身，江水缓缓，波光粼粼。

南望，桥下还显狭窄的江面，过了岛的南端，陡然开阔，三颗硕大的五彩圆珠，似从天而降，叠加而成“东方明珠”，悬在江面上，不由想起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绮丽，清脆圆润激昂的乐声仿佛响彻浦江两岸。她身后，被人们昵称为“打蛋器的上海中心”、“开瓶器的环球金融中心”、“注射器的金茂大厦”比肩而立，告诉人们上海的高度和速度；没人视野的外滩“万国建筑”，夹江而峙，形成和谐的画面，显示了上海的气度——海纳百川，是的，我们不但善于改造旧事物，更善于建设新世界。

西看，房不甚高却焕然一新，路不甚宽却人来车往，店不甚大却百货齐全，花木不甚多却生气勃

勃，突出了成熟社区的简单、朴实、宜居和接地气。

北眺，江涛轻拍堤岸，近水平台蜿蜒，人行步道通畅，绿树排列成行，鲜花次第开放，青草如茵铺地；幢幢造型各异、拔地而起的高楼，与花草树木融为一体，房建林中，人行花中，花浮江边，江花胜火，水绿报春，好一幅巧夺天工的秀丽画卷，差可比拟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的世外桃源，触手可及的蓬莱仙境。

稍远处，昔日的厂房，正在变新颜，换新装，派上新用场——时尚中心，展览中心，服务中心，商业中心，市民中心，一切皆以人民为中心，“人民城市为人民”体现在这座城市建设的每一个地方。

东面呢，下桥就是共青路，稍有弯曲的路两旁，挺立着的是已显陈旧的鳞次栉比的厂房。有人指着耸立着的十几台大吊车说：“那儿就是我们的厂——沪东造船厂！”语气极自豪。随着他的讲述，我仿佛看到了热火朝天激动人心的画面：缆桩密布，轨道纵横，塔吊高耸，厂房高大，机声隆隆，工人忙碌，货轮客船不断滑下船坞。

“我们是万人大厂呢！”另一个人接了上来，“那边是我们远洋渔业公司，还有渔轮修造厂。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呀，全市居民喜欢吃的海产品，大部分都要经过我们的

手。”“我们东海制药厂的鱼肝油，占全国一半产量。”一位阿姨声音虽轻，不掩满满自豪感。

阳光下，钢架横梁经历百年风雨，隆起的钢架显示着它的顽强，向人们展示着难以忘怀的历程，它的喜乐，它的悲欢，它的期望。

“那时，上下班高峰时，桥上的人流不亚于南京路。”一个“老复兴岛”自豪地说，“每天有两次人流高峰。早晨，由浦西过桥进岛；傍晚，由岛上撤离回浦西。往往自行车首尾相接，多路并进，铃声响成一片，奏响很有气势的进行曲。为数不多的几辆公交车、大货车，仍坚持靠右行驶。步行的呢，见缝插针，在车流中左避右让，急急地迈步而行。”

“下班时的人流要少一些。”东海制药厂的阿姨纠正道。

“为什么呀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她说：“到复兴岛公园去了呀。”

原来，那个时候—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掀起了学文化、补知识、考文凭的热潮，各种厂办、学校办、社会办的补习学校遍地开花。青工们学习的热情，能将“钢板烧红化弯”。课堂上听老师讲，课后互相帮助，能者为师。而公园是“互帮互学”的理想场所。

“复兴岛公园虽不大，但幽静。”知识的交流，心灵的沟通，感情的升华，“副产品”——爱情也就

顺理成章了。“那儿可跟‘外滩恋爱墙’有一比，而且条件要优越多了。”药厂阿姨仍沉浸在回忆中。

“哦？”一个爷叔拖长了声音，显然是明知故问。“外滩那儿只能人挨人地站着窃窃私语，这儿有长椅可坐。一张椅子可坐两对呢。椅子坐满，还可以背倚香樟树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谈学习，谈技术，有说不完的话，比外滩那儿‘目不能斜视，耳不能旁听’要畅快多了。”阿姨爽朗的笑声回响在桥的上空。

一阵热闹后，伫立在桥上，车少人稀，略显冷清，如今这里是周围热闹的洼地。

此时桥上垂钓的一个同龄人，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，高声对我们说：“搬迁得好啊！‘腾笼换鸟’高明啊！”对这没头没尾的话，我们报以会意的微笑。

小小的复兴岛，聚集了那么多的工厂，“螺蛳壳里做道场，发展做强实在难”。于是，造船厂等，搬迁到了外高桥、长兴岛等处，面朝大海，海阔鱼跃，邮轮特种船异形船“像下饺子似的”纷纷离坞试航，驶向五洲四洋。而复兴岛，这块市中心的宝地，成为“战略预留区”，为她的发展迎来无限可能。

大手笔的又一次复兴，正在实施！明天的复兴岛，必将成为漫长的滨江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